

逍遥林生 • 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铁胆飞侠

十三 铁掌道人传令斩四士 白少将军化装救义兄

“铁掌道人”马陵，回到大厅，吩咐手下人摆酒，传刀斧手来站立两旁。不多时酒菜摆齐，马陵开怀畅饮，命侍卫把马成龙、马梦太、高杰、巴德哩四人带上来。不多时，四个人被绑在大厅之外，他们一个个横眉怒目，而无惧色，昂首站立，视死如归。

铁掌道人马陵说：“马成龙，你乃是堂堂正正的大清营官差，今天被本山人捉住，你要是识时务，趁早跪在本山人面前投降，方可饶你不死，若不然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马成龙哈哈大笑说：“马陵，我既被你捉住，该杀该剐随你的便了，我马成龙活着是大清营的人，死是大清营的鬼！”他骂不绝口。马梦太、巴德哩也怒道：“我们既然被你捉住，只求速死！”

铁掌道人马陵说：“好，本山人成全你们，来人！”

“在！”手下人应道。

“把这四个人开膛摘心！”

“遵命！”一声答应，立刻将马成龙等四人绑在东西两边的明柱之上。

铁掌道人马陵问：“哪个过去动手，赏银十两！”

一个叫魏顺子的喽兵，胆量过人，力大无穷。听马陵吩咐，忙答应一声，“我来！”他手拿一把牛耳尖刀，来到马

成龙身边，吩咐喽兵上去把他的衣服解开，凉水侍候。拿过一个木桶，先把马成龙凉水浇头。魏顺子举刀刚要动手，只见从外面跑进一个人，说道：“从大竹子山来一位掌教的祖师爷，有五百喽兵两员战将护送，离开石坪州，到这儿来了，请会总爷早做迎接准备。”

铁掌道人马陵，闻听此言心中一惊。说：“你们暂且先不要动手，来者必是天文教教主张雷，他乃是我的师父，待我亲自去迎接，赶快大开南山门，鸣放礼炮！”

马陵带队去迎接。走出五里以外，果见有五百喽兵。前面骑马的两员战将，他认出是吴铎、吴铎。两队当中，有一乘八抬大轿，打着一把黄罗伞。铁掌道人马陵来到轿前，下马跪倒在地：“弟子马陵迎接祖师爷！”

只听轿中人一摆手说：“起来吧！”

这轿中之人是谁？正是化装成无极道祖师爷毕道成的白少将军白胜祖。自从他在沙土岗救了侯华泰，冒充毕道成，见了劝善会会总蔡文增，他用拂尘一指，怒道：“孽障！好大的胆子，见了本祖师爷胆敢不跪！”

蔡文增惊问：“你何人？”

白少将军说：“我乃江西太极观毕道成是也。我在东海瀛州藏珍洞内打坐修炼，一时心血来潮，知道我的弟子有难，故此，身驾祥云，过海到此，普渡众徒的。”

蔡文增一听，半信半疑，此时真假难辨，便用轿将他接到龙峒山，他想到了山寨再细细盘问。要真是祖师爷前来，请他帮助我做法术，打退大清营的人马；如果他不是祖师爷，冒充混入的奸细，我便随时手起刀落，宰了他！

蔡文增走过来，向白少将军叩头道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有礼了，请受弟子一拜！”

白少将军颌首道：“起来吧。”

蔡文增站起身，搀扶白少将军上轿。一声“起轿！”忽悠悠，轿子缓缓前行，不多时将他抬进龙峒山，进寨落轿。白胜祖下了轿，进得大厅。蔡文增指着大厅正面墙上挂的一幅画像问：“祖师爷，你看那幅供着的画像，是什么圣人？”

白少将军心中一动，暗想：我本是深入虎穴，探察贼人巢穴的，怎能露出破绽？我既然已装成毕道成，如今身入贼巢，要是说错了那还了得？他仔细回忆，曾听铁面僧纪忠说过，他们供的画像，就是毕道成。想到这，他哈哈大笑说：“蔡文增，你这厮考问起我来了？那供的正是本祖师爷的画像！”

蔡文增一惊，忙说：“那画像画的是位七十余岁的老仙人，可你老人家如今必是改变了相貌和年龄？显得年轻多啦！”

白少将军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一个凡胎俗体懂得什么？修道之人，或老或少，时隐时现，忽来忽去，行状无踪无迹，本山人经过九霄玉宇，澄清尘欲，已成仙体，非凡夫俗子可比！”

蔡文增越听越糊涂，只得把正座让给白少将军坐下。蔡文增与白少将军对坐吃茶，谈论些无极道中之事，那白少将军本是知古达今，博学多览之人，对答如流，讲些修身养性，炼丹长生之术，蔡文增听得五体投地，心服口服，信以为真。蔡文增问道：“祖师爷今日下山来，用荤用素？以便命人备

饭。”

白少将军说：“我已长久不用人间烟火食了，在东海瀛州藏珍洞中，我所用的都是焦梨火枣，雪藕冰桃，喝的是天上的琼浆酹酒。如今我这一下山，想要开开荤，不过牛犬肉不能食，因这两种生灵有功于人世。修炼真性，所谓心诚者，必不做愧事，本山人诸多弟子中，有以修炼为名，实则大开杀戒，掠掳妇女，奸淫成性，做了许多恶事，本山人即可用五雷击之！”

蔡文增干了许多亏心事，他心中发虚，白少将军故意点他几句，吓得他浑身哆嗦，虚汗从额头渗了出来，忙说：“弟子明白，弟子不敢，弟子有罪！”

蔡文增命人在厨房预备各种蔬菜，不多时把酒菜摆齐。白少将军先看了看菜肴，他暗想：这酒菜里倘若有蒙汗药，那可不好办了，莫不如我先用话诈一诈他，便可见分晓。想罢他说：“蔡文增，本山人是一片至诚之心，为解救你等的灾难而来，你等竟如此招待，这是什么酒菜？你先尝尝我看！”

蔡文增连忙站起身，说道：“适才弟子问过祖师爷，说是可以开荤，故而特制成此种名菜，不知口味如何，弟子先品品味儿。”说着他用筷子夹了几样，吃下去，点头道：“好味道，好味道！请祖师爷品尝。”

白少将军这才看清楚，菜中并无蒙汗药之类的毒物，放心地吃起来。

席间，蔡文增问一答十，在座的没有不敬服白少将军的，都知道江西太极观毕道成祖师爷来此，乃是龙峒山的光

彩！

吃罢饭，蔡文增将祖师爷请到东跨院北上房云床打坐。其中只有大耗神梅峰心中不服。等到二更时分，他背插一口单刀，直奔东跨院，去刺杀这位“祖师爷”。他想：我梅峰闯荡江湖，遨游四海，什么事没经过，什么人没见过！可就是没见过这装神弄鬼的老道！他明明是假冒祖师爷，我们会总太心眼实了，才信以为真，我也不去禀报会总，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进去将那老道杀了，明天会总问我，我自有话对付。他既然是神仙，为何被凡人杀死？想罢，他飞身蹿上房去，来到东跨院，见上屋亮着灯光，他来到窗外，往里一瞧，只见这位祖师爷在云床上打坐。闭目盘膝。梅峰悄悄地溜进房去，轻轻地掀起帘子，蹑足潜踪来到床榻之前，把刀一举，对准白少将军的前胸就要刺下去。其实，白少将军此时并未睡着，他早看见大耗神梅峰从外面溜进来，暗中加着小心，见他一抽出刀来，白少将军说：

“好大胆的奴才！敢前来刺杀本祖师爷？”

吓得梅峰后退好几步，撒手扔刀，扑通跪地磕头道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愚昧无知，一时糊涂冒犯祖师爷的神威，祈求宽恕！”

白少将军一阵大笑，说道：“孽畜，本祖师爷焉能和你一般见识？我有好生之德，只拿你当做泥鸡瓦犬，还不快滚？滚！”

吓得梅峰战战兢兢，转身退了出去。他心里想：他若真是位活神仙，该着我们无极道当兴，大清当灭。我家一十八路督会总，大天王吴恩，如今退守大竹子山，在那屯兵操

练，不久将要成大事，到那时候，我等都成了开国元勋！梅峰想着只觉美滋滋的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次日，蔡文增把龙嗣山的大事托付给八河龙王吕道明照应，他传出令去，在河下预备战船，九江太岁王道兴派偏将吴铎、吴锋，领二十名水手和一艘虎头太平船。吴铎对吴锋说：“今天蔡会总要同这位祖师爷上大竹子山，据我看他是假充神仙，你我二人禀明蔡文增，等他上船之时，你我二人藏在后舱之内，他上船，必然面向前方坐着，你我由后面抽出刀来，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双刀齐下，结果了他。假如他真的是位神仙，咱欲杀他，他一定知道。他若是大清营的奸细，假充神仙，咱杀了他还立了大功呢。”吴锋说：“此计甚好。”二人先去见劝善会会总蔡文增，把方才他二人商量的事情禀明。蔡文增说：“你二人可要小心行事，不得大意。”说罢，蔡文增来到东跨院，给祖师爷磕头，说道：“弟子今日请祖师爷回大竹子山，见一见一十八路督会总，大天王吴恩，指导我进兵之策。”

白少将军一听此言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正想要上大竹子山会见吴恩，嘱咐他几句话。”

蔡文增把白少将军请到大厅之上，摆上酒宴。白少将军依仗他心灵性巧，足智多谋，谈吐灵活善变，把蔡文增给愣住了。吃罢饭，蔡文增吩咐备轿。白少将军心想：这一到大竹子山，那一十八路督会总吴恩，诡计多端，我这一去，怕是九死一生。我身入虎穴，为的是把大竹子山的地理环境探访明白，然后回到大清营，和穆将军的大队人马，大破贼水师连营寨，救百姓战乱之苦，虽死犹荣。他心中正在盘算，

外面已备好大桥。蔡文增说：“请祖师爷上轿！”

白少将军上了大桥，蔡文增也坐着二人小轿，八河龙王吕道明送至山口。刚到山口，早有吴铎、吴铎同九江太岁王道兴，带着水师列队，迎接祖师爷登舟，来到山口以外，众人跪倒，前来送祖师爷登程。白少将军在轿子里一摆手说：“免！”

轿子来到金沙江北岸，白少将军下来，见北岸有一只太平船，上面插着白绫八卦旗，镶着蜈蚣走穗，大牙掐边坠角的金铃披风一摆，铛啷啷直响，上面四个大字“掌教会总。”船上有数名水手，白少将军一见那金沙江，水势荡荡，波浪滔天，这条江由恩安县至楚雄州，直通四川马湖府。

水手搭上船板，白少将军上了大平船，蔡文增跟在后面。船当中摆着桌椅条凳，船头向西，尾向东。白少将军面向西坐定，蔡文增在旁相陪，后面吴铎、吴铎看得明白。吴铎伸手抽刀，慢慢地由后舱爬上去，就要动手。他刚举刀要往下砍，忽听白少将军说：“好大胆子！奴才，竟敢这般无礼！”

吓得吴铎把刀一扔，跪到白少将军面前，跪倒磕头，口称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无知，一时冒犯神威，乞望开恩！”

白少将军说：“你这孽障！祖师爷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，善观过去未来，仰面识天文，俯察知地理，你这小小的诡计焉能瞒得了我！站起来，去吧！”

蔡文增想：这位可真是神仙，他没回头，怎么知道后头有人要杀他？连忙站起身说：“吴铎！还不下去！”吴铎吓得魂不附体，躬身退到后舱去了。

蔡文增吩咐开船，水手荡桨摇橹，夜风初起，扬帆顺风，非止一日，到了大竹子山。这座山山高林密，山口以外驻着水师连营，其阵法是八卦暗扣九宫，旗分五彩，出入有门，进退有法，按八八六十四卦之数而设。蔡文增这只船来到此处，只听一声炮响，水寨门大开，从里面出来一只战船，船头之上站定一人，正是大竹子山水师招讨元帅，绰号静江太岁张保。此人精通水陆之战，本是仁和教会总，化地无形神白练祖帐下的一员大将。今天有人来报说，蔡文增同祖师爷毕道成仙驾光临，特率众迎接在船头之上，行大礼迎接祖师爷，说道：“水师招讨张保，恭迎仙驾！”

白少将军一瞧，这张保身高体壮，十分魁梧，面透灵彩，很是聪慧。暗想：这无极道中也有如此英俊之人才。这时，两旁水师开路，船已进入大竹子山山口，一直往南，又走了四五里路，进入一湾平湖之中。这湖中战船数百只，均按水师八卦连营阵的阵法排列。白少将军的船靠岸了，上了岸，是座高耸入云的大山，山坡长满翠竹，中间有一条上山的小路，只见从上面下来四乘轿子，蔡文增请白少将军上了轿。由蔡文增、吴铎、吴锋陪着往山上走去。白少将军透过轿帘，往外四下里观望，见山势果然险峻，四面环江，连绵数百里，贼人深藏其中，山寨、水寨比比皆是，明堡暗堡处处设防，官军不探明这里的地理环境，实在难以攻破。白少将军乘大轿来到寨门，那里一十八路督会总，大天王吴恩率领一千战将在寨门等候迎接祖师爷毕道成的仙驾。其中有：云南第二勇士小常万、杨平、老会总任山等三千多员战将，都要亲自目睹这位仙长的神颜。白少将军在轿中已看到了这些

人，都是勇猛剽悍，面带杀气，可惜他们身归邪道，如能弃暗投明，尚可为国家出力。

白少将军的轿子一直抬到大厅的门口才落轿，白少将军一下来，吴恩率众人跪下，迎接仙驾，然后将白少将军请进大厅，入正座，又参见一番。大礼毕，白少将军说：

“吴恩，本山人下山以来，为的是解救无极道各教中弟子的苦难，整肃教规，惩治叛教做恶的各教掌门人，绳之以法！吴恩，我问你，自兴兵救世以来，你不能禁止教卒杀害无辜百姓，奸淫妇女，违犯天规天条，你可知罪吗？”

吴恩一听，吓得他一哆嗦，忙叩头道：“还望祖师爷格外开恩，今祖师爷既仙驾下山帮助弟子，把大清营的兵马杀退，还请祖师爷传授给弟子们几宗法宝。”

白少将军说：“要学法术，首先得心诚、心善、心净、心向，心思五心虔诚，本山人学得摘星换斗之能，拘神遣鬼之法，排兵布阵，斗引埋伏，搬山挪海，五行变化样样精通，你愿学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祖师爷初到此处，弟子不敢慢待，更不敢烦劳祖师爷的仙驾。不过，有一事相求，请祖师爷大发法力为弟子办件事，不知可否？”吴恩说着，心里打好主意。他想：我倒要看看你这仙师有何本领。他说：“厅外有两杆旗杆，上面装有滑车，以备挂帅旗之用，昨天滑车的绳子断了，如何把旗挂上，请祖师爷施展法力。”

白胜祖说：“旗帜在哪？带本山人前去看看！”

吴恩陪祖师爷来到大厅以外，果有两根旗杆，立在左右。白少将军看罢转身回厅，说：“不必着急，再稍晚些时

候我一定把旗挂上。”吴恩也不着急，反正他已抱定主意。

午间照样摆下酒宴，吃罢饭，白少将军被让到书斋休息，云床打坐，派四个小童随时侍候。

吴恩回到内厅，众将分左右入座，吴恩对蔡文增说：“师弟，你我乃知己之人，不叙套话，这位毕道成祖师爷我可未曾见过，我看他很是年轻，咱这无极道中可有人认识他？”

蔡文增低头想了想，说：“有，咱们掌教大哥，天文教会总张宏雷认识毕道成祖师爷。”

“现如今掌教的会总都集中在云南府，张会总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有呼风唤雨之能，我丢的那杆阴阳八卦勾魂幡，就是他制做的，可惜他不在这里。”

蔡文增说：“我看这位祖师爷，是真正的毕道成，没错。”

“不过，大清营里能人很多，怕有奸细前来探听咱的机密，不可不防！”

“这话有理，还是大天王有主意，试探他一番也好。”

“依我之见，派飞毛腿韩登虎到云南府，把张宏雷会总请来，让他认一认这位祖师爷是真是假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就派韩登虎立刻前去吧。”

不多时传来韩登虎，说明去向和目的，他领了大天王吴恩的旨意，驾船直奔云南。

吴恩说：“我看那位祖师爷今晚能不能把旗挂上，如何挂上，定然有点法术，倘若挂不上旗，明天就结果他的性命！”

蔡文增说：“好，听凭大天王做主。”

吴恩晓諭一千众将，天色已晚，大家各自回营休息，单派下老会总任山在东书斋巡查，暗中监视祖师爷毕道成，看他有何举动。任山遵命而去。

吴恩回到后面寝宫之中，有侍妾侍候他安歇不提。白少将军在书斋之中不闷闷不乐，自己一想那面旗甚是难挂，他又不会邪术，这事可不好办了！他正在犹豫，忽听外面一片喧叫声，众人齐喊：“祖师爷果然神通广大，把旗挂上了！”这时大家都未睡觉，众人都来给祖师爷磕头拜贺。白少将军心中一动，慢慢站起身，悄悄来到外面一看，果见那旗帜全都挂上了。

白少将军心中暗喜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要乱嚷，这是小事，何足为奇！”他嘴里是这么说，心中纳闷，不知这旗是何人所挂？又一想，这必是神仙保佑，不该我白胜祖死在这里。我这次把吴恩哄信了，暗中探明他们无极道的实情，回大清营好做准备。

再说吴恩忽听外面有人喧哗，急忙起来，一问才知是祖师爷施展法术，把旗帜挂上了。吴恩甚是惊服。次日起来，蔡文增告诉吴恩，他对这位祖师爷的法术特别惊叹，认定那白少将军是真正的毕道成了，是当之无愧的祖师爷。其中有一员大将，叫温征水的，此人足智多谋，远韬近略，样样精通。今日温征水来到吴恩宫中，说道：“我温征水受大天王的厚恩，不忍坐观成败，我见这位自称是毕道成的祖师爷，恐怕有诈。”

“征水言之有理，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？我也是半信半疑，真假难辨啊。”

此事不难，你今日召见他时，问问他师父是谁？他要是说出来，你就给他叩头，求他晚间把师父请来，让大家看看，咱在后山搭起一座法台，高要三丈六尺，周围不设梯子，看他如何上去？他若能蹿上法台，他必是夜行人，他要是一抖袍袖，借脚风之力上去，那他必会做法术。法台之下藏几捆干柴，里面撒上硫磺、硝焰、丹铅火药。他要是在法台上把神仙请下来，你我就在地下叩头，这大竹子山的大事，全都请祖师爷调度，要是请不来神仙，就势放火，把他烧死。”

吴恩一听温征水之言，心中甚喜，说道：“明天我就依你之计去试探他，看他如何！”二人商议好了。次日天明，吴恩同蔡文增到东院书斋去参拜祖师爷，白少将军在云床上面端然正坐，受他二人参拜已毕，吴恩说：“祖师爷在上，弟子有一事不明，相求祖师爷，望应允。”

白少将军问：“有何事你尽管说来。”

“弟子不知道你老人家的师父是谁？想请教请教。”

白少将军说：“提起我师父是大大有名，我师父乃是南极子老寿星是也！”

吴恩连连叩头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请您老人家将南极子请来，我们朝见朝见。”

白少将军一听此言，便知是吴恩要试验一下他是真假神仙，他想：我只好暂时应付他，见机行事吧。白少将军口中念声：“无量寿佛！”说道：“吴恩，你起来，赶快吩咐人搭起法台。”吴恩一听，他心里一颤，暗想：难道他钻进我心里去了？他怎么知道要搭法台？吴恩说：“谢祖师爷！”说罢转身退下。这时，温征水已经带人把法台搭好，台高三

丈六尺，上面备五彩绸摆上八仙桌，预备五谷杂粮，香菜根，无根水、珠砂、白芪黄、毛边纸、新笔等，台下预备干柴、硫磺、硝焰，一切备齐，由温征水亲自指挥调度，他要是请不下神仙，就点火，把他烧死在台上。

黄昏时候，吴恩和蔡文增二人请祖师爷上轿，外面诸将和众人都在两旁恭迎。白少将军上了轿，前呼后拥地来到大竹子山的后山，到法台前落了轿。众人见礼，齐声说：“恭迎祖师爷仙驾！”

白少将军摆摆手说：“诸位免礼！”

吴恩请祖师爷登台做法，吴恩暗中留心看他怎么上法台。白少将军抬头看了看众人，一个个肃立两旁。他心想，我要蹿上法台，恐怕吴恩看出我的破绽，莫不如我用话将他！想罢说道：“无量寿佛！我得围着这个法台，念三千咒语，然后我再登台。”说罢手拿拂尘，围着法台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，众人也不知他念的什么咒，忽然听上面念一声：“无量寿佛，山人上来了！”吴恩和蔡文增并没有注意他是怎么上去的，白少将军在法台上一现，自己心中盘算：我要硬是唬他们，实在不容易，拘来神仙，我又不会魔法，只好装模做样，胡诌一通把他们唬住，就说他们是凡夫俗子，看不见神仙的法像。主意已定，自己来到案前一瞧，两支蜡烛点着了，打开香，点上。跪倒在地，心中暗暗祷告：“信士弟子白胜祖，世袭建威将军，奉旨出征云南打无极道匪徒，如今我空手来探大竹子山，假充神仙，哄骗贼酋，叩求神灵保佑弟子平安返回大清营！”他默默地对天祷告已毕，站起身，伸手拔出宝剑。抓把五谷粮食往宝剑上一撒，拿香菜蘸了无根水，

研浓了珠砂，拿起一支新笔，假装画了三道灵符。其实那纸上写的是“早灭邪道”四个大字，用宝剑一指说：

“尔等听真，本山人头一道灵符狂风大作；第二道灵符，风走尘息；第三道灵符把师父仙驾请到尔等的心灵之中，大家都要虔诚祷告，不可在台下乱说！”台下众人齐声说：“遵祖师爷的圣谕！”

白少将军把那道符往宝剑尖上一粘，点燃了，口里假装念咒的样子，连连念了几句咒语，把这道符往外一扔，台下众人一瞧，连一丝风也没有，噤噤喳喳小声议论：“他未必能把神仙拘下来，这是妖言惑众！”有点不相信这位祖师爷。

吴恩、蔡文增瞪着眼睛往上瞧，看着白少将军把第二道符往宝剑尖上一粘，口中说：“吾师南极子老寿星不到，等待何时？”说完把这道符扔出去。众人一瞧连个人影也没有，更觉奇怪。吴恩一拉蔡文增说：“蔡会总，我早都安排妥当了，你带来这个人本是个奸细，仰仗他花言巧语，把你哄了，今天就看出他的真假来了。他若是真神仙，准能把南极子请下来，他要是假充，这三道灵符扔出去，请不下南极子来，台下我已备了硫磺硝烟，铅丹火药和干柴。他这三道符要请不下神仙来，我立刻叫温征水点火，将他烧死在台上。”

蔡文增说：“也好，就听你的吧。”二人正商量间，忽见台上把第三道符点着，祖师爷大声说：“吾师南极子不到，等待何时？”

这三道灵符都用出去了，吴恩见没动静，刚要吩咐点火

烧法台，只听空中说：“吾仙来也！”忽见从半空下来一位神仙，把白少将军也吓了一跳。吴恩、蔡文增及众人都跪倒行礼说：“欢迎老祖师爷！”

来的这位是谁？并不是什么南极子老寿星，来者姓姜名昆，此人家住关外盛京小西关，父母双亡，孤身一人，为人忠厚诚实，天生臂力过人，以打柴为生。盛京小西关天和当铺是他的老主顾，专买姜昆的柴。有一天天和当铺抬石头，两三个人抬一块还很吃力，姜昆自己用扁担挑，人们越夸他力气大，他越能挑，挑到第四次，扁担压断了，砸伤了他的膀子，石头挑不成了。掌柜陈老板赶紧出来，让两个伙计架着他回后房休息，请医生看过。可是，数月过去，伤口不见好转，渐渐地变成脓疮，两臂不会动了。姜昆自觉苦闷，也只把忧怨藏在肺腑，这真是：“哑巴慢嚼黄连味，难将苦口对人言”。这病怕是难以治好了。有一天陈掌柜给他请来一位老道，说是能用偏方治病，那道士看过姜昆的伤，说：“治是可以治好的，不过除了服药之外，还要两膀子天天活动，不然攥了筋就长死了，那老道设计，帮姜昆用雕鹰的翅膀制成两片大膀子，像个大风筝，姜昆按老道的要求，做成木轮，与鹰翅连接，有弹弓拉紧，两手绞动木轮，那鹰翅就忽扇起来，背在身后很像长着两个翅膀。

姜昆伤口敷药渐愈，加上天天活动，很快就恢复了。从此，姜昆经常以翅腾飞，日行百里，可以越山过河，成了有名的“飞人”。

姜昆的特技传出后，盛京将军出于好奇心，召见了，观看他的“展翅腾飞术”表演之后，大为惊奇。盛京将军

说：“姜昆，你有此种本事，何不为国效力？”

“小人不知怎么效力才好，请大人明示。”

“如今我的老友穆将军正在四川峨嵋山剿灭妖道，如果你腾飞之术，或穿山过岭，或潜入贼穴，行动灵便，来去无踪，正可为清营出把力的。不知你可愿意出山否？”

“小人求之不得！”

“好，我给你写上书子一封，明日既可起程，尽快赶到四川。”说着他命人取来纹银五十两，做姜昆的盘缠，眼看姜昆起程，他才放心。

姜昆昼歇夜飞，不几日就赶到峨嵋山，一打听才知穆将军已发兵云南，他急忙赶到这里。姜昆在空中往下一看，白少将军正冒充神仙，高登法台，心里空虚不知所措呢。姜昆在空中大喊一声：“吾神来也！徒儿尽管放心。”这一喊把白少将军吓了一跳，他抬头看时，只见空中有一人，两翅大鹰翅不住地忽扇着，面貌端正，纯厚。白少将军说：“请仙师下降，为的是无极道天下大计之事，求老人家相助！”

姜昆说：“徒儿尽管放心，吾师即可助你一臂之力，吾神去也！”姜昆飞身径自去了。

下面吴恩、蔡文增一千人等都跪倒磕头，齐声说：“祖师爷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请你老人家下来吧。”

白少将军飞下法台。众人都围过来争相搀扶，抬过轿子，白少将军上去，来到大厅落轿。回到他住的书斋，已是三更了，他自己瞑目打坐养神，众人也各自回去。

白少将军心中纳闷，他想：在那么高的法台上为我解困腾空上天的是谁？他正纳闷间，忽见门帘一掀，从外面进来